

# 洲仔尾石馬出土回顧與再思

文·圖片提供／戴文鋒（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教授）



▲現存於赤崁樓，1933年發現的石馬。

1933年夏天，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校的東洋史教諭前嶋信次，以「關於鄉土歷史、傳說、迷信」為學生暑假作業主題，學生小林悅郎在作業上述及：「傳說三崁店附近的洲仔尾小聚落有一個大有來頭的古墓，墓庭立有二隻石馬，因夜晚時常出沒毀損農作物，所以距今僅約百年前石馬就被埋入地下。」

## 白馬出土與鄭其仁墓發現

前嶋信次將「石馬傳說」輾轉告知當時任職安平史料館（今熱蘭遮城博物館）的野田八平。野田便找臺南一中鹽塚勝之教頭、前嶋信次教諭、錦町坂本憲章寫真館主、本島史家石暘睢氏等五人前去探查。1933年11月12日，先在新豐郡永康庄洲仔尾園地中發現5尺高的石柱，並在不遠的雜草叢中發現一座幾乎被土沙掩埋的墳墓，墓碑碑額刻有「聖

旨」二字，碑身刻有「嘉慶丁卯花月修／欽賜祭葬／入祀昭忠祠軍功遊府／加授都閩府世襲罔替／鄭府君佳瑩／孝男端本、端好／孫惟韜、惟哲、惟馨、惟瑞／仝立」字樣。經查，鄭府君為林爽文反清事件中作戰身亡的清朝義民首領鄭其仁。

11月15日，《臺南新報》詳細報導墓塚發掘經過與石馬被移送情形，卻把倒下橫躺的「足のない」石馬，誤植成「首のない」。三個月後，野田八平將參與發掘經過寫成〈石馬發掘に就て〉，發表於1934年2月號的《臺灣時報》。他說，探勘時在地下6尺處，發現一匹馬頭埋入土沙中的橫躺石馬，長6尺、高4尺，重1,500餘斤，得到業主允諾後，將石馬送到安平史料館陳列。

鄭其仁生年不詳，1788年因林爽文事件喪生。民間傳說鄭其仁因遇伏戰死被馘首，為避諱死無全屍，在其頸部上方銜接一個銀製頭形後，予以埋葬。

## 1953年吳新榮與石暘睢再勘

1953年11月13日白馬出土滿二十周年，臺南縣文獻前輩吳新榮與石暘睢等人到洲仔尾進行白馬墓勘查，調查紀錄刊載於《南瀛文獻》，後收入吳新榮《震瀛採訪錄》。吳新榮發現此墓「已被人毀壞，只剩下兩個小土堆」，另一

匹失落的石馬沒發掘到，但出土一支六角形柱體狀的「勳照東港千秋勇氣壯山河」石華表（又稱石望柱），就書刻內容來看，為表彰鄭其仁在林爽文事件時南下，「隨丁朝雄收復東港，擒賊目吳豹送郡城伏法，奉旨賞守備職銜」之軍功。石暘睢原打算將石華表移至赤崁樓，放在石馬旁一起供人參觀，但文物後來被移置當時鹽行天后宮廟後方。

### 林衡道與石萬壽的調查

1975年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衡道展開鄭其仁墓葬的調查，並訪談耆老，於1977年發表〈臺灣史蹟調查紀錄——臺南的古墓〉，其立論係採自當地傳說：乾隆末年，義民團首領鄭其仁死後葬於洲仔尾，遺族因迷惑於風水之說，將其棺木葬於鄭成功寢墓廢址，以致清將鄭其仁墳墓的遺物，往往被誤認為鄭成功寢墓的石材。鄭其仁墓前原有一對石馬，當地人稱「石馬墓」。現石馬已失其一，另一斷足者被移置於赤崁樓「普羅民遮城堡門」前，供人觀摩。而鄭成功之寢墓廢址，則位於保寧宮東南約一百公尺的田園中，這裡近年新建一家南良紡織廠。該廠後牆外就是從前鄭墓墓壙的地點。

1976年，成大歷史系石萬壽教授在鹽行進行文史採錄，聽聞當地人有白馬穴就是鄭成功墓址之說，經勘考挖掘，起出白馬、石筆、墓桌邊「福祿壽」石碑等古物；1977年、1978年先後發表〈洲仔尾遺址勘考後感〉、〈洲仔尾鄭墓遺址勘考報告〉等文，結論是鄭其仁



▲現存於鹽行天后宮，1977年發現的石馬。

死後賜於葬洲仔尾監國鄭克塽墓遺址，並移監國墓前之白馬為墓庭拱護。

理由有三：一、鄭其仁僅是民軍領袖，尚無此膽識敢冒犯忌諱，葬於國姓爺園寢故址。鄭克塽夫婦為明朝的忠臣烈女，林爽文之役後，恐百姓懷念明朝，乃暗毀其墓，再賜與鄭其仁埋葬。二、鄭其仁墓距昔日台江沿岸不超過五十公尺，鄭克塽夫婦墓明載位於「洲仔尾海岸間」，因此鄭其仁墓葬在鄭克塽夫婦墓原址可能性似乎比鄭成功墓為大。三、傳說鄭其仁墓的石馬常夜間出遊，損害五穀，致遭農民打斷前腿，而鄭克塽夫婦墓的傳說則云：「既葬，臺人士常見監國乘馬呵殿往來，或時與烈婦並出，容服如生，導從甚盛，人以為神云。」而洲仔尾的白馬穴只有一處，由此或可證明鄭其仁墓在鄭克塽墓的原址或其附近。

### 學界對洲仔尾白馬墓推論

經過日治、戰後的開挖，石馬、石華表等文物出土分別置於赤崁樓、鹽行天后宮兩地。然而白馬墓墓址究竟是何人之遺墓？或者是單純的鄭其仁原墓？學者看法不同。

主張是鄭成功父子之原墓葬處者，以前臺灣省文獻會主委林衡道為代表，以及洲仔尾當地父老。認為鄭其仁墓是石馬穴，1700年鄭成功父子靈柩遷移中國後，鄭成功的石馬被棄置於原墓地，林爽文事件功臣鄭其仁後來賜葬於此。

前成大歷史系教授石萬壽則主張是鄭克塽夫婦之原墓葬處者，認為鄭其仁葬在鄭成功舊墓址，找到白馬墓等同找到鄭成功舊墓址。此想法原與洲仔尾居民的傳說、林衡道的主張相同，直至失落的石馬被發掘後，他最後論點是：從出土實物和原有鄭其仁墓的圖片對照比較，無可否認此墓就是鄭其仁墓。而鄭其仁墓極可能葬在鄭克塽墓原址。

至於1977年第二匹石馬出土，並沒有讓白馬墓墓址的史實更加清晰，徒增鄭其仁墓到底是何人原墓址紛擾。

### 結語

關於石馬出土位置，除確定是鄭其仁墓外，是否曾是鄭成功或鄭克塽墓遺址，學界尚無確切證據足以論證。隨時光流逝，包括1933年出土的鄭其仁墓碑、第一支石華表沒有被保存下來；有些文物卻因緣「相聚」，包括現存於赤崁樓的第一匹石馬、從柴頭港福德祠邊



▲鄭成功墓址紀念碑立於鄭其仁墓舊址。

移來的鄭其仁墓道碑，以及現存鹽行天后宮的第二匹石馬、「誥封恭人鄭門黃氏長生壽域」碑、第二支石華表。儘管鄭其仁墓前石馬具文獻史料和考古挖掘雙重印證，但歷經數十年，文化資產偶然聚合，撫今追昔，仍令人喟嘆。

以現今博物館的概念，將考古遺址或碑碣文物等「現地保存」，較能保留文化資產和地理位置的相關脈絡，也

可作為地方歷史教育一環。時隔四十四年，儘管有些文物已湮滅，鹽行天后宮仍保存了當時挖掘的成果，留在洲仔尾。至於「鄭成功墓址紀念碑」設置於1980年，當然不是古碑，卻也反映其所身處的時代。

1961年鄭成功登陸三百周年，基於戰後國民政府對於明鄭歷史的重視，預定於鄭成功登陸鹿耳門的地點建立紀念碑，引發對鄭成功史事熱烈爭論，甚至牽涉廟宇正統與地方資源分配等問題。開啟臺灣歷史舞臺的臺南得天獨厚，是明鄭時期的歷史現場，與鄭成功史蹟文物有所關聯，地方和廟宇喜聞樂見，是正面的文化資本。從戰後國民政府的史觀，到臺南民間對鄭成功史事的偏厚，這方近代所立的石碑與碑文解說，某種程度也折射了當時的時代氛圍。☞